

- 1、小编希望和所有热爱生活，追求卓越的人成为朋友，小编：QQ 和微信 491256034 备注书友！小编有 300 多万册电子书。您也可以在微信上呼唤我 放心，绝对不是微商，看我以前发的朋友圈，你就能看得出来的。
- 2、扫面下方二维码，关注我的公众号，回复电子书，既可以看到我这里的书单，回复对应的数字，我就能发给你，小编每天都往里更新 10 本左右，如果没有你想要的书籍，你给我留言，我在单独的发给你。



扫此二维码加我微信好友



扫此二维码，添加我的微信公众号，
查看我的书单

萤火虫

赖明珠译

很久、很久以前。虽这么说也不过十四、五年前的事，我曾住在一个校外的宿舍。那时我才十八岁，刚进大学，对东京完全不熟，加上我没有一人在外住过，家里担心便帮我找了宿舍。当然，费用也有关系，宿舍比一个人住便宜多了。我当然希望一个人租房子住来得清爽。但想到注册费、学费，及家里按月寄来的生活费，还是不好固执己见。

校外宿舍位于视野良好的文京区高台地，占地广阔，四周围着高大的水泥墙。大门外，迎面即是一株高大耸立的樱树，树龄一百五十岁，或者更多。站在树根处往上望，绿色枝叶几乎隐蔽了天空。

道路绕过巨木，笔直伸入宿舍中庭。中庭的两旁是两栋平行三层钢筋建筑。很高的宿舍。可以听到从打开的窗口传出电台音乐。一律乳白色窗帘，褪了色也不显目的颜色。

道路正面是两层宿舍本栋。一楼餐厅和大浴室，二楼讲堂、集会室，

和贵宾室。一栋三层的第三宿舍和本栋并行。中庭宽阔，草坪装有洒

水器迎着阳光不停旋转。本栋内侧还有棒球足球兼用的操场，六座网

球场，设备齐全。

这个宿舍的唯一问题(算不算问题依角度而定)，在于它是由几位不明右翼财团所经营。从宿舍简介及住宿规则即可明白大概：「深入教育根本，培养国家人才。」这便是本宿舍的创设精神，而由认同此精神之多位财经人士戮力捐输所支持.....这是表面说法，里头到底在搞什么名堂，则相当暧昧模糊，没有一个确切的说法。有说是投机逃税，有说是藉设立宿舍的名目炒地皮，也有说只是纯粹牟取声名罢了。不管怎样，一九六七年春到翌年的秋，我住在这个宿舍。右翼也好、左翼也好，伪善也好、伪恶也好，从日常生活水准来看，大致没什么差别。

宿舍每日升起飘扬的国旗，作为一天的开始。当然配合国歌，国歌和国旗的关系形影不离，就像播报体育新闻时必定会播放进行曲一样。升旗台位于中庭，从每一间窗口都看得到。升旗工作由我住的东栋宿舍舍监负责。舍监是五十岁前后、体格魁梧目光锐利的鬍鬚男子；干硬发梢混了几根白发，晒黑的脸上有一道细长疤痕。据说出身中野陆军学校。其旁站着一个学生担任升旗助手。此

人剃光头，永远穿学生制服，真正身分不为人知。没人知道他的名字、住哪一栋，也没有人在餐厅或浴室碰过他。到底他是不是学生，都没人知道。只不过从穿着制服看来像个学生而已。他个子矮小又白皙，和中野陆军学校男子正好相反。每天清晨六点整，就这么两人站在宿舍中庭，升起太阳旗。搬入宿舍初期，我经常从窗子眺望升旗的光景。每天清晨六点整，两人准时出现于中庭。穿学生服的抱着一个桐木箱。中野陆军学校男子提着一台 soNY 手提录音机。中舒陆军学校男子把音响置于升旗台下；穿学生服的打开桐木箱，箱里摆着迭得整整齐齐的国旗。穿学生服的将国旗交给中舒陆军学校男子。中野陆军学校男子将国旗系于旗杆绳，穿学生服的按下音响开关。

(国歌)「君之代…」

然后，国旗缓缓升上旗杆。

「……细石般」，国旗升到旗杆半途，「之于……」，国旗终于升至顶端。此时两人抬起头凝视国旗，挺胸立正。在天气晴朗大风飞扬的日子，算是雄壮的一幕。

黄昏的仪式大致和清晨相同，不过顺序倒过来。国旗缓缓从旗杆下降，收进桐木箱，国旗在夜里不飘扬。我不清楚国旗为何不在夜里飘扬？夜里，国家还是存在。许多人仍在工作，这许多人没有受到国旗的庇护，是不是有点不公平？或许没什么大不了，或许根本没人注意，只除了我——而我也不过是一瞬的想法，没什么深刻意味。

原则上宿舍房间分配，一、二年级生两人一间，三、四年级生一人一间。两人一间的是有铝门窗、纵深约六张榻榻米的长方形房间。摆设简洁，两张书桌椅、两个两段储物柜、两个现成架子。架上多半摆着晶体管收音机、吹风机、冲泡咖啡或方便面的碗盆汤匙。灰泥墙有大头钉贴着花花公子的夹页海报，书桌摆着几本教科书及流行小说。男宿舍大抵很脏乱。垃圾桶有长霉的橘子皮、代替烟灰缸的空罐上积了十公分厚烟灰、杯子留着洗不干净的咖啡渍。地板上散置着方便面的薄纸、啤酒空罐。风一吹，地板便扬起灰尘。床底下塞着味道难忍的待洗衣物；定期晒被的人可说绝无仅有，每张被子都吸饱汗水和体臭。

相较之下，我的房间相当清洁。地板光可鉴人，烟灰缸经常清洗，每周晒一次棉被，铅笔整齐摆在笔座里。墙壁上张贴着阿姆斯特丹运河的照片而非杂志夹页：我的室友有洁癖，他负责整个房间的扫除工作，连我的洗濯都代劳了，我不用动一根手指头。只要喝完啤酒把空罐放在桌上不久之后，它就会自动消失于垃圾桶。我的室友主修地理学。

「我研究地、地、地图。」最初他这么告诉我。

「喜欢地图？」我问。

「嗯，将来想到国土地理院就职，制造地、地、地图。」

世上真是有各色各样的人。到底是哪些人、为了什么动机制造地图，我连想都没想过。而且连说「地图」两字都结结巴巴的人，却一心想进国土地理院就职，也颇为奇妙。他有时说话结巴，有时不会。然而，只要一提到「地图」，保证结巴。

「你主修什么？」他问我。

「演剧。」我说。

「演剧就是演话剧吧？」

「不一样。只是阅读和研究戏曲。鲁西尼、伊奥涅斯科、莎士比亚等等。」

「我只听过莎士比亚，」他说，「其它都没听过。」

其实我也几乎没听过，只是课程里有罢了。

「因为喜欢才修的吧？」他说。

「说不上喜欢。」我说。

困惑的表情浮上他的脸，愈来愈深刻。我才知道好像我做了什么错事。

「我什么都可以读的，」我向他说明，「印度哲学也好，东洋史也好，都可以。不过偶然选了演剧，如此而已。」

「不了解，」他说，「像我、我、我是很喜欢地、地、地图，才选择研读地、地图学。也因此才向双亲说明，要了钱，千辛万苦来到东京，但你好像不是。」

他立场正确，我放弃向他说明。然后我们抽签，决定上下铺的床位，他抽到上铺。他永远穿着白色衬衫及黑色的西装裤。他身材高大、剃光头、颧骨高耸，上学一定穿制服，鞋子和书包都是黑色的，一眼看去就是标准右翼学生打扮，大家也这么认为。其实不然，他对政治可说完全不关心，因为选衣服麻烦所以才穿同色衣服。除了海岸线变化，或新凿铁路隧道以外的事，他一律不关心。而只要提到这方面的话题，他会花上一、两小时讲个不停，直到我不停打呵欠为止。

他每天六点准时起床，《君之代》国歌就是他的闹钟(可见升旗并非完全无用之举)。穿上衣服，走到浴室洗脸。他盥洗要花上极为漫长的时间，让人怀疑是不是把牙齿一颗一颗取下来刷。回到房间后，拉整毛巾绉纹，笔直挂在衣架上，将牙刷和肥皂放回橱柜。然后按下收音机开关，开始进行收音机体操。我属于晚睡且熟睡型，就算体操音乐响起我也可以睡。但只要他一开始跳跃，我就会从床上跳起来。怎么说呢，他每一跳跃(他实在是很会跳跃)，我的头必定在枕头上下震个不停，根本无法入睡。

「不好意思，」第四天，我开口了，「你何不到屋顶做收音机体操呢？你把我吵醒了。」

「不行，」他说，「到屋顶上作体操，会被三楼的人抗议。这里是一楼，才不会吵到别人。」

「那去中庭如何？」

「也不行。没有收音机就听不到音乐，听不到音乐，体操做不好。」

他的收音机是要插电的，而我的收音机虽有电池却只能听调频台。

「那么，音乐开小一点，不要跳跃行不行？很吵呢，不好意思。」

「跳跃？」他一副吃惊表情，「什么跳、跳跃？」

「就是上下蹦蹦地跳。」

「体操哪有这一部分？」

我的头开始痛起来，很想算了。可是一旦说出口不能就此打住。我只好一面哼着 NHK 第一电台的收音机体操旋律，一面在地上跳上跳下给他看。

「看，就是这个，难道不是吗？」我说。

「是……是吧？确实有这一部分，我都没注意。」

「所以，」我说，「这部分能不能省略？其它部分我还能忍受。」

「不行，」他拒绝得干脆，「哪有省略一部分的？我已经做十年体操了，一做就会无意识地做到全部做完为止。省略其中一部分就接不下去了。」

「那全部不要做好了。」

「这不好吧，对人下命令的。」

「嘿，我可没下什么命令。只想至少能睡到八点。就算早起，也希望是自然醒来，而不是被震动轰醒，了解吗？」

「了解。」他说。

「那怎么说？」

「我们同时起床，一起做体操，不就好啦。」

我放弃了，翻身蒙头大睡。他一日不缺，持续着收音机体操。

＊

每次提到室友和他的收音机体操，她就噗哧一笑。虽然我原意不是为了说笑话，结果自己也笑了。

见到她的笑容，虽然只有一瞬。也久违了。我和她在四谷站下电车，沿着电车线路的土堤，往市谷方向散步。五月的周日午后，清晨的雨在午前就干了，低垂阴郁的灰色云朵被南风吹得消失无踪。轮廓分明的樱树绿叶在风里闪闪烁烁，阳光带来初夏的热意，人们脱掉上衣或毛线衣披在肩上。网球场上，只穿短裤的年轻男子挥击着球拍，球拍的金属框在午后太阳照射下闪闪发光。只有并生长凳的两位穿黑色长袍的修女在愉快地讲话，看着她们，才知其实夏季还早。

走十五分钟就汗流浹背了。我脱掉厚棉衬衫，只穿一件 T 恤。她把淡灰的运动衣长袖卷到手肘部位，一件洗褪色的旧运动衣。似乎很早就看她穿着这件，不过也可能只是错觉。我常常有错觉，把什么都当成以前发生的事。

「你喜欢和人同住吗？」她问。

「不知道，还没很长的经验。」

她停在饮水机前喝一小口水。从裤袋取出手帕擦嘴，蹲下来绑鞋带。

「我看来像会喜欢吗？」她问。

「和人同住？」

「是的。」她说。

「很多事会比想象来得繁琐，密密麻麻的规则和收音机体操等。」我说。

「是。」她说，似乎在想什么，凝视着我。她的眼球不寻常地清澈。

我不曾注意它的眼球如此清澈，一种不可思议的透明感，像眺望着天空。

「不过我觉得这样也不好，也就是……」她说，眼神觑着我，咬咬嘴唇，垂下眼皮，「不知道，随便。」

交谈终止，她打开脚步继续走。

再遇见她，是半年后了。半年之间，她清瘦得快认不出来。原本是特征的圆圆脸颊变细长，印象里，她没有这么瘦骨嶙峋的，她比以往更加清瘦而绮丽。这点我想说些什么，但又不知该说什么。

我和她并非有什么事来四谷。我和她在中央线电车偶然相遇，正好她和我都没特别什么事。「下车吧，」她说。我们在四谷站一起下电车。只剩两人时，我们却没什么话说。她为何邀我下电车，我也不知道，我们从一开始就没什么话说。

下电车后，她一语不发，脚步沙沙地快步前行。我追赶似地加快脚步，和她保持约一公尺的距离。我跟着她的背影走着，她时时转回头，朝着我说话。有些我答了，有些不知怎么答，也有些她根本听不到，也不在乎。她说了自己想要说的话之后，只管默默前行。我们在饭田桥右转，从皇后崛道走出来，通过神保町十字路口、御茶之水斜坡，绕过本乡，沿着东京陆上电车线道走到驹迅。颇有一段路程。走到驹迅时，已接近黄昏。

「这是哪里？」她问我。

「驹迅。」我说，「兜了一圈。」

「怎么走到这里？」

「你走的，我只在后面跟着。」

我们走到车站附近的荞麦面店，点了定食。从点餐到吃完，都没有说话。我走得浑身疲累，她一语不发，陷入思索。

「你体力不错。」吃过面后，我说。

「意外吗？」

「嗯。」

「我中学还是长跑选手。而且我父亲喜好爬山，从小每逢周日都登山，所以脚劲还不错。」

「看不出来。」

她笑了。

「送你回家。」我说。

「谢了，」她说，「我回去没问题，不必介意。」

「我没关系的。」

「真的不用，我习惯一个人回去。」

其实她一说，我倒松了口气。电车到她住处要花上一个钟头，这期间，两人并肩默然坐着可

不好受。最后她一人回去了，我代以付了饭钱。

「哦，也许我们，不麻烦的话还能见个面？当然并没有特别非如此不可的理由。」

道别的时候。她说。

「完全不需要理由呀。」我吃惊地说。

看到我吃惊的表情，她稍微脸红。

「我不会讲，」她吃力地，把运动服的袖子推到手肘又拉下来，手上的汗毛映在电灯下染成金黄色，「没有存心要讲什么理由不理由的，原本意思不是这样。」她手靠在桌上，闭上双眼，思索更好的说法。然而并没有更好的说法。

「我不介意。」我说。

「我怎么都讲不好，」她说，「都是这样的，真的是讲不好。每当想说什么的时候，一直都是不同的意思冲出喉咙。或者不同意思，或者完全相反。为了要修正前面说的话，又常让场面更加混乱。好像自己身体分成两部分，围着一根柱子互相追赶，正确的意思总在另一部分，而这一部分的我，永远追赶不上。」

她两手放在桌上，凝视我的眼睛。

「我说的，你明白吗？」

「谁多少都有这种时候吧，」我说，「谁都有没把握正确表达，而感到不安的时候。」

听我说完，她露出失望的表情。

「根本不是这样。」她说，再也没说什么。

「我不介意再见面。」我说，「反正我一直有空。一人转来转去，还

不如像这样健行来得有益身体。」

我们默默分开。我说再见，她说再见。

初次认识她，是在高二的时候。她和我同样年纪，念有名的教会中学。我们认识起因于我的好友 她是他的女朋友。他们从小学就认识，两人的家距离不过两百公尺。就像大多的青梅竹马，他们对彼此之间的交往丝毫不觉该有隐密性，经常到对方家里玩，和对方家人吃饭。我和我当时的女友曾和他俩一起玩，结果往往变成只剩下我和他和她三人，而我的女友则消失无踪。后来我们发现其实这样才好，从立场看来，我是来宾，他是主持人，而她是他的体面助手兼女主角，就这么回事。

他社交最在行，表面一副潇洒嘻笑，内在却十分诚恳。他是个能够洞彻时机，适时切入笑语的聊天高手。他俩常聊些轻松的笑话热络场面，每当他或她有一方沉默，另一人就立刻接上话，他可以在不怎么有趣的对手的话中，迅速找出好几个有趣部分。和他聊天时，我时常沉浸在自己原来是一个很有趣的人的错觉。但是一旦他暂时离席，我和她马上陷入冷场，两人都不知该说些什么。事实上，我和她完全没有共同的话题。我们大抵什么也没说，不是把烟头往桌上烟灰缸按熄，就是静静喝一口水，等待着他回座。而只要他一回座，有趣的话题就马上就恢复。在他的葬礼三个月后，我只和她见过一次。刚好有事，所以约在咖啡馆，事情讲完就没话说了。我试着找话题，却半途而废，加上她谈话方式十怪异——她常在连我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的时候，突然生我的气。然后我和她分开。或许她会生气是因为，最后一次见到他的人，不是她，而是我的缘故吧。虽然这种说法可能不恰当，但我可以了解她的感受。如果可能，我会很希望为她改变当时的情况，但那是不可能的。一旦发生了，无论怎样努力，都没有办法改变。

五月某个午后，我和他在放学途中(正确的说法是逃课途中)，到弹子房打了四周弹子。我赢了最初一周，后面三局他赢了，按规矩我付了撞球钱。当夜他死在车库里。日产三六〇跑车的排气孔，接上橡皮管塞进车内，车窗间隙用胶布牢牢贴紧，然后打开引擎。我不知道直到他死亡，会花上多少时间。反正等到去亲戚家探病的双亲返家时，他已死了。车上收音机开着，雨刷上还夹着加油站的收据。没有遗书，也想不出自杀动机。由于我是最后看到他的

人，我被警察叫去做笔录。「他没有特别奇怪的举止，和平常完全一样。」我说。大抵准备自杀的人，不会连续打胜三局弹子吧，警察因此对他和我都没有好印象。他们也不认为逃课去打弹子的高中生落得自杀下场是很稀奇的事。报纸登了一小段记载，不久，事件了结。红色日产三六〇跑车被卖掉了。有一阵子，教室里他的座位上，经常摆着一束白花。

高中毕业来到东京，我想做的，就是什么都不要想太多。绿绒面弹子台、日产 N 三六〇红色跑车、教室座椅上的白花，全都从我的脑海里消失了。火葬场高耸烟囱冒出的烟雾、派出所笔录室里的巨大文镇，全都摒弃脑后。最初我忘得很好，忘得很干净。然而，我的内心却有一种残留，随着时光流逝，这空气般的残留隐然成形，成为一种具体而单纯的东西。如果我把它换成言语，是像这样的话：

死并不是生的相反，而是其中一部分。

换成言语后，竟成为一种可厌、平凡、老套的说法。但我那时并无法以语言表达，而只是感到死亡像空气般存在体内，存在那块文镇里。存在弹子台上那并排的四粒弹珠里。我把这种叫做死亡的东西，像灰尘般吸入肺里存活着。

在那之前，我一直以为，死是一种独立的存在。也就是「死亡确实会在某种时候逮住我，但反过来说，在死之前的日子，我可也未曾被死逮过。」这是逻辑上的推理——生在此侧，死在彼端。

自从友人死去那晚，我已无法再同意，死只是单纯在该死之时而来。死并非生的相反，死早已存在于我体内，成为无法从脑海消去的一部分。在某个五月的夜里，把我的十七岁友人远去的死神也在同一夜找上了我。

我现在很清楚了。在弄清楚的同时，我曾苦思过，而苦思是很困难的作业，至少对当时十八岁的我而言，经由苦思找出可以妥协的观点，是十分艰难的。

＊

从那时以来我每月一次或两次和她约会。大概可以称约会吧，想不出更好的说法。

她上东京郊外一所小而整洁、名声良好的女子大学。她的住处离学校走路不超过十分钟，沿着路边有清凉的水沟。她好像没交什么朋友，除了断断续续的话语以外，很少开口。因为她没有特别说什么，我也几乎没话讲。见面时，我们只是随便走走。但也并非没有一点进展。暑假过完时，她已十分自然地靠着我走路。我们并肩走着，上坡、下坡、过桥、过马路。我们不停地走，没有特别要去的地方，也没有特别要做的事。走了一阵子，进入吃茶店喝咖啡，喝完咖啡后再继续走。宛如一张一张幻灯片，一个又一个季节过去了。秋季来到，宿舍中庭的山毛榉枯叶铺盖了一地，穿上毛线衣可以闻到新季节的气息，我买了一双新鞋。秋季终了，冷风吹起的时候，她的身体已习惯靠着我的手腕。隔着厚厚的外套，我可以感觉她的气息。但也只有如此，我双手老插进外套口袋，一成不变地走着。我们的鞋底听不到脚步声，只有踩在悬铃木的枯叶时，才发出干燥的声响。她要的，并非抓着我的手腕，而是谁的手腕。她要的，并非我身上的温热，而是谁身上的温热，至少我是这么想。我感到她的眼睛比以前更透明，一种无处可去的透明感。她时时没来由地凝视着我。这时，我感到一层悲哀。每当她打电话来，或周日一早我出门约会时，常被宿舍同伴嘲弄，同伴都当我在谈恋爱。我没想说明，也没说明的理由，闲言任它去。我每次约会回来，一定有人提，到底上床了没啦。嗯，嗯，我一直这么响应。

我如此度过我的十八岁。太阳上升、夕阳落下、国旗上升、国旗落下。在周口里，我和亡友的爱人约会。到底自己在做什么，此后如何，我完全不知道。我研读戏剧课程里的克罗德、拉赛尔、艾杰修汀，他们都在书里。也另存在于书里。我几乎没有朋友，宿舍里认识的也只是几个。我一直在研读，大家都以为我想成为小说家，而我一点都没有想当小说家的意思，我什么都不想。好几次，我和她谈到这种心情，她似乎懂得我想要表达的。但我并不很会讲，如前所述，我经常在思索正确字眼，而正确的字眼却停留于完全无法触及的闇黑里。每到周末夜，我便坐在宿舍大厅等她的电话。有时她三个礼拜没来电话，有时连续两周来电。而我总是在周末夜，固定坐在大厅椅子上等待她的电话。周末夜学生多半去玩了，大厅几乎空无一人。我总是坐在沉默的空间里，凝视着空气中漂浮的光粒子，挣扎着想看清自己。每个人都在追逐人或者物体，我却不知道未来如何，我伸出手去，只摸到一片茫然的空气之墙。

那个冬季我在新宿一家小唱片行打工。圣诞节我送她喜欢的亨利·曼西尼《dear heart》唱片当礼物。我以圣诞专用的圣诞树图案包装纸和粉红色丝带包好礼物。她为我打了一双毛线手套，指头稍短了点，不过还暖和。她圣诞节没有返家，新年期间，我到她住处吃饭。那年冬天发生了许多事情。一月底，室友发高烧四十度，昏睡了两天，我和她的约会因此泡汤。他一副快死的模样，我可不能放着不管。除了我，好像也没有其它人照顾他。我买冰块，放进塑料袋里做冰枕，用冰毛巾为他擦汗，每隔一小时测一次体温。他发烧一整天，第二天一早，却完全没事般地霍然起床，体温下降到三十六点二度。

「奇怪，」他说：「我这辈子从没有发过烧。」

「你还是发烧了。」我说着，拿出我那两张没有去的音乐会招待券给他瞧。

「还好，只是招待券。」他说。

二月，下了几次雪。

二月底，我为一点小事和宿舍高年生吵架。对方的头撞到水泥墙，还好没造成很大伤口。我被叫到舍监室听训，因此之故，住宿舍的感觉越来越坏。

我十九岁，升大二。当了几科，成绩几乎是 C 或 D，只有很少的 B。她则全科通过，顺利升上二年级。季节又循环了一回。六月，她二十岁了。她完全无法理解，自己已二十岁。对我，对她，我们的年纪总在十八和十九岁之间。十八再来是十九，十九再来是十八——这才是可理解的。然而她实已二十，接下来的冬天，我也二十岁了。只有死去的那人才永远十七岁。

她生日那天下了雨。我在新宿买蛋糕，搭电车到她住处。电车很挤又晃得厉害，我来到她的住处时，蛋糕已像罗马遗迹般崩溃了。无论如何，我们还是插了二十根蜡烛、点了火柴、拉窗帘、关电灯，毕竟还有点生日气氛。她开一瓶葡萄酒，吃了蛋糕，我们简单用餐。「二十岁了，有点好笑。」她说。餐毕，我们收拾餐具，坐在床上喝剩下的葡萄酒。我喝一杯的速度，她可以喝两杯。

那天她难得说了许多话。小时候的事、学校里的的事、家庭的事，绵密而又异常细腻。她谈着 A 的时候，不知何时又涵括了 B。不久从 B 却又谈到 C，不停接下去，没有终止。我试着打岔，毕竟放弃了。我放唱片，放完之后，又放下一张，全部放过一遍，又回到最初一张。窗外雨下着不停，时间缓慢流转，只有她一人不停说话。时针指到十一点，我真的开始不安。她已连续四个小时说个不停。回家的最末班车时间也快到了，我不知道该怎办。让她尽情说完呢，还是伺机打断？我有点困惑，她实在说了很多很多话。

「太晚了，不好意思，但也该走了，」我说，「我们再连络吧。」

不知有没有听到，她停了一下，却又开始说话。我只好点燃香烟，既然如此，还是让她说个够，再来只好看着办。但是她终于说停了。我一下警觉到停的时候，她已经说完了。话头像

被拧掉一般，飘浮在半空。正确说来，她的话并没完，而是突然消失了。虽然她想继续，却

突然什么都没有了，好象话在哪里掉落了。她嘴唇微张，茫然凝视我，她的视线仿佛隔着不透明薄膜，我警觉自己像做错了什么事。

「我不是存心想打断，」我小心地，「但时间也迟了，而且……」

她眼眶溢出了眼泪，不到一秒便滚下脸颊，掉落在唱片封套上。泪水一决堤，就无法停止，她两手靠在床上，呕吐般哭泣。我伸出手，轻触她的肩。她身体微弱地颤抖，我几乎直觉地抱紧她，她靠着我，无声地哭泣，呼出的热气和着眼泪濡湿了我的衬衫。她的食指像找寻什么般，在我的背上彷徨地摸索。我左手支撑她的身体，右手轻抚她的细发。很长的一段时间，保持着同样的姿势，等待她停止哭泣。她始终没有停止哭泣。

★

这晚，我和她上床了。我不知道这样做对不对，但除了这样，还能怎样？真的很久没有和女孩上床了。而她是第一次和人上床。我试着问，为何没有和他上床……这问题实在是不妥，她没有回答。她的手离开我的身体，背对我，眺望窗外的雨。我看着天花板。吸着烟。天亮时，雨已停。她背对我睡着了，或许她一直都醒着，然而对我而言，都是一样的。如同以往，沉默将她完全包覆。我一动也不动望着她白皙的背，最后放弃，我从床上起来。

宛如时间突然停止。地板上散置着昨夜的唱片封套，桌上剩下一半崩溃的蛋糕，书桌上放着辞典和法语动词表，墙壁上贴着月历——没有摄影或绘画，只有数字的月历。月历是空白的，没有写字，也没有标示任何记号。我捡起落到床下的衣服。衬衫的胸口还冷冷湿湿的，凑近脸闻，仍可以嗅到她的头发气味。我在书桌上的纸条本上写了「希望最近打电话连络」的字条。走出房间，悄悄关上门。

一个礼拜没有任何电话打来。由于她的住处不帮人接电话，我写了很长的信。我尽可能照实表达自己的感觉。

「……我不知道很多事。虽然努力想弄清楚，却徒费时间。随着时间经过，到底自己身处何方也

没搞懂。但我尽可能不让自己去想太深刻的问题。想得太深刻时，世界变得很不真实。而结局多半只是把周遭的人推向某处，而我一点都不想让别人逼到角落。很想见你，但是如同前述，到底是对不对，我也不知道……」

像这样内容的信。

七月，回信来了。很短的信。

……我决定休学一年。暂时是这样，便我不认为会再回学校了。所谓休学，不过是手续的问题。明天就要搬家了，好像很匆促，其实是很久以来一直想做的事。虽然几次想找你谈谈，还是做不到。和人说话，是一件很可怕的事。发生了很多事，请不要介意。无论发生了什么，或者没发生什么，结局应该都是如此。或许我这么说会让你受伤，如果是这样，很抱歉。我想说的只是，不要为了我而责怪自己，或责怪其它的某人，这些我都应当自己全部承担的。我曾让你感到困惑，不过这也是……这也是极限了。

听说京都山中有不错的疗养院，并不是医院，而是可以让人自由行动的设施。总之，想先到那里安静下来。琐碎的余事，容或有机会再写。这封信写得不好，虽然我已重写十遍。这一年，有你相伴，我真的是……真的是说不出的感谢。请务必相信……我无法再说什么了。你送我的唱片，一直细心听着。说不定还能，在这不确实的世界里，我们说不定还有相遇的时候。到那个时候，再谈。？

再见

她的信我反复读了不下上百遍。每一次重读，总有禁不住的悲伤袭上心头。一如被她凝视时，所感觉的那种哀愁。我无法把这样的感觉带到任何地方，或者把它结束。那是如风一般，毫无轮廓，也无重量可言的感觉，我甚至无法将之保留在自己身上。风景在我眼前缓缓倒退，周遭人们的谈话，根本无法到达我的耳际。周末夜里，我不变地坐在大厅的椅子上，听任时间流过。没人打电话给我，我也没想打电话给任何人。除了在那里坐着，我不知道还能做什么。我总是打开电视，假装看着棒球转播，凝视自己和电视之间的一层恍惚的空间，我把那空间分成两部分，把分开的部分再分成两部分，一而再，再而三地重复这个动作。最后我做成一个可以存放在掌心的，极小的空间。

到了十点，我关闭电视回到房间，上床睡觉。

☆

月底，室友送我一个速溶咖啡的空瓶。瓶里放着一只萤火虫、一片草叶、和一点点水，瓶盖穿了几个流通空气的洞。很久没有靠近瞧萤火虫了，当周围明亮时，它看起来只像水边的小黑虫罢了，但仔细瞧，确实是一只萤火虫。每当萤火虫尝试攀上光滑的玻璃瓶壁，就不断跌下来。

「在院子抓的，大概是从附近大饭店的庭园不小心飞到我们这里。」

他一边将衣服和笔记本塞进背袋一边说着。暑假已放了好几周，留在宿舍里的大概只有我们两个。我不想回家，他则是有实习科目，不过实习一完，他也要回家了。

「送给女孩子不错，一定会很高兴。」他说。

「谢了。」我说。

黄昏的宿舍悄然无声，国旗从旗杆降下。餐厅开了灯，因为学生人数减少，餐厅只开半边的灯。关掉右半边，只开左半边，空气里传来晚餐的气味，奶油汤的味道。我拿着装萤火虫的空瓶，来到屋顶。屋顶没有人影，晒衣绳挂着一件忘了收的白衬衫，像蛇的蜕皮般在晚风中飘摇着。我走到角落生锈的铁梯，爬上蓄水塔。圆形的蓄水塔，白天里吸饱了太阳的热量，现在还温温的。我靠着狭小的栏杆坐下，眺望天际，缺了一角的明月浮现

眼前，右手边是新宿的街道，左手边是池袋街道。汽车行列的头灯，宛如鲜亮的河流巡行一条又一条街道。城市的声音柔和地混合，云朵般飘浮在街道的上空。瓶底的萤火虫发出微光。但那光芒太过微弱，颜色十分浅淡。记忆里，萤火虫光芒似乎应更加明亮，在夏夜的黯异中晶亮地飞舞才对。

也许萤火虫已奄奄一息吧。我抓着瓶口稍稍摇晃，萤火虫被瓶壁碰撞几下之后飞了起来。然而光芒还是一样微弱。也许只是我记忆的缘故，只是我自己一厢情愿，而萤火虫实际上并没有那么光亮也许在我记忆里，四周应更加黑暗才是。究竟，最后一次看到萤火虫是在何时？在我记忆里，只有暗夜里的水声。砖瓦筑成的水闸。以轮子旋转开闭的那种水闸。岸边浓密的牧草覆盖了河流，周遭十分黑暗，在水闸的水溜处，有上百只的萤火虫飞舞。点点汇聚的黄色光芒，宛如燃烧的火药般映照水面。到底是何时的事？还有，在哪里？想不起来。眼前、过去，时间前后混乱。我闭上眼，深呼吸，整理自己思绪。我初次在日落以后攀上这座水塔。风的声音清晰可闻，轻吹的风，却

在我的身上留下强烈的痕迹。我紧闭双眼，一如记忆里的当时，溶入夏夜的黑暗之中。时间缓缓经过，夜色终于包覆了大地。都市之光再怎么强调其存在，夜色仍将全部带走。我打开瓶盖，放在蓄水塔边缘，等待萤火虫逸出。萤火虫仿佛没有把握置身何处，踉踉跄跄在瓶身绕一圈，稍停在墙上剥落的油漆上。一下往右摸索前进，一下往左转，像要确定什么似的，萤火虫花了好长的时间爬上钉帽，静静蹲踞着，仿佛停止气息般，动也不动。我靠着栏杆坐着，静静凝视着萤火虫。很长的时间，我们静止不动。只有风在我俩之间，河流般地穿梭而过。榉木叶子在黑暗里互相摩

挲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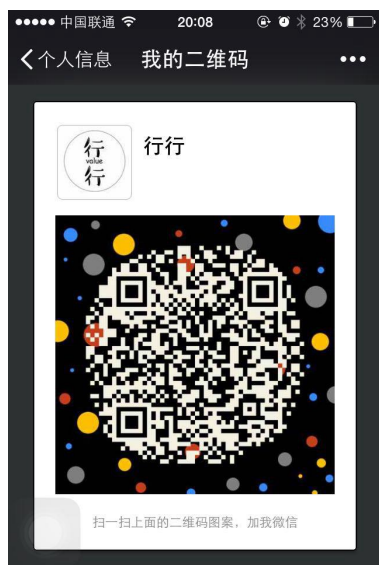
我一直等待。

过了许久，萤火虫起飞，忽然想到什么似的开始展翅。像找回失去的时间一般，在蓄水塔边缘描出一道弧形，稍事停留在风微弱处，一瞬间，穿过栏杆，漂浮于夜色的闇黑，朝东飞去。萤火虫飞走之后，那光线的轨迹在我的心中长期留存。闭上眼睛，厚密的黑暗之中，微微的光芒宛如无处可去的游魂，徘徊不已。黑暗中，我几度尝试伸出手指，却什么也接触不到。一丝微弱的光

芒，永远停在指尖的稍前端。

1、小编希望和所有热爱生活，追求卓越的人成为朋友，小编：QQ 和微信 491256034 备注书友！小编有 300 多万册电子书。您也可以在微信上呼唤我 放心，绝对不是微商，看我以前发的朋友圈，你就能看得出来的。

2、扫面下方二维码，关注我的公众号，回复电子书，既可以看到我这里的书单，回复对应的数字，我就能发给你，小编每天都往里更新 10 本左右，如果没有你想要的书籍，你给我留言，我在单独的发给你。



扫此二维码加我微信好友



扫此二维码，添加我的微信公众号，
查看我的书单